

程
维
——
著



浮



- ◎ 一场跨越千年的复仇，裹挟众生的喧嚣与孤寂
- ◎ 一段缄默的人间往事，探询因果命运之遽变



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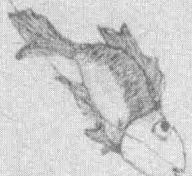
李敬泽
马原
邱华栋

倾 | 情 | 推 | 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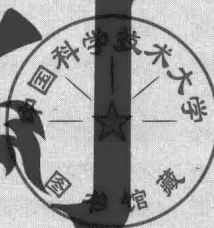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程
维——著



浮

FU DENG



灯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灯 / 程维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5500-2795-4

I. ①浮… II. ①程…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6800号

浮 灯

程 维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选题策划	程 玥
责任编辑	游灵通 袁 蓉
装帧设计	方 方
制 作	周璐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 I 期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三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22.25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3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2795-4
定 价	46.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17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自序：21 克

我以为一部很棒的小说，前面应该有一篇很有意思的作者自序，我一直对早年读过的俄国小说《当代英雄》的作者莱蒙托夫的自序不能忘怀，甚或以为那才叫完美。但小说没有完美可言，尤其是长篇，大师也有残缺，经典更无完善。正因为它有残缺才给后人留下了活路，找到了继续从事小说写作的入口。完美只是一种追求的借口，那是人类永远无法解决也没有必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还有人在路上，你不必为它缺乏后来者而忧心忡忡。这是上帝的设计，小说的古老技艺也便代有传人。

记得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里重述了一个古老的复仇故事，叫《铸剑》，是张扬春秋大义替父母复仇的血性史诗。长篇《浮灯》的写作虽非《铸剑》，亦是叙述一桩古老的仇恨从过去到今日所陷入的种种迷局与歧途。我想这部小说是写到了一个看似人类存在的永恒命题。全书以非线性叙事方式通过柳士龙追索许真君的复仇——线索贯穿东晋、民国与当下，内容丰富而斑驳。浮灯，农历七月十五鬼节日落时分漂浮在南方黑色河流上的荷灯——它是飘摇与不稳定的，喻指这个没有安全感的世界，残酷的行径总以正义之名来实施，而受害者又以仇恨之名来报复，由此循环往复，世界陷入动荡与不安，使人处于看似由先天的原罪和宿命所造成的无法摆脱的困境中而引发思

考。这种种困境是人性的脆弱所致，还是由土地、宗教、政治、权力而诱发起人性底线的一次次失禁？小说追求一种节外生枝、枝藤蔓延的密体叙事风格，将传奇、史事、现实和虚构交织，形成文字与意象，隐约的人物与草蛇灰线的关系，繁复，冗杂，泥沙俱下。在看似鱼龙曼衍式的书写里，试图展现一个瑰丽离奇而又险象环生的浩荡世界。就写作而言，作家当然是个历史的怀疑论者，他的方法论不是钻故纸堆，不是考古挖掘，也不是田野调查，作家所写的历史是审美表达的历史。写作，就是寻找神话与诗歌的故乡。而写得好的小说和诗一样，可以用“百读不厌”一词形容。平庸之作，读一行也嫌多。恕我读小说竟似读诗一样挑剔，因为人生不过百年，要做的事太多，只能去芜取菁了。

挑剔的阅读也令我每次写长篇皆如临大敌，如履薄冰，有多少写作可以重来？但我总是一再回到起点，每次写长篇必须摒弃其他而不敢稍有懈怠，有一种不把它扳倒，就会被它扳倒的感觉，必须全力以赴才有取胜的可能。我是为自己而写作的，那种来自隐秘的痛苦之欢，使我欲罢不能，何在乎他人是否得知其中的内在秘密。如果是寻常叙述的套路就根本不值一写，这是在蹚出一条路，是在披荆斩棘开拓自我的命途，是在艺术上冒险。只有在叙述策略和语词上把自己逼上绝路，而又从极限中走出来，这才是我写小说的意义。还是那句话，我对小说的要求是苛刻的。真正的小说大于故事，大于戏剧与影视。而一首诗能被所写小说的语词顷刻覆没，这是我所对小说的另一重要要求。事实上一部伟大的小说是语词的杀手。

时至今日，人们看小说究竟是看什么？如果仅仅是故事恐怕是不够的，那看美剧就行了，而小说是影视不可拍出与表现的那部分，我早就想说出，它是大于影视而忠诚于人类语言雕塑的叙事。只有文字体现的叙事之美，才是小说的生命，也是阅读者的快乐所在。这部小说已不是向谁致敬了，无论形式与内容它都是一种新的创造。作者固然不敢以此来大言不惭地自矜，但它起码是一种自设的难度律令，以此让写作逾越，即便是个高难度的姿势，亦没有违背他对小说美学的某种趋求。写作之所以成为他的最大魅惑力乃是来于自设的难度挑战，使他变成了跃跃欲试的远征选手。一篇序文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也不可能给读者即将开始的阅读做出武断的评判，它仅仅是一部小说未进入之始的前奏，犹如幕布开场前的弓弦调试。但作为我，已是在小说完成之后的对读者的忐忑交代或提示。如果把它（小说）当作欣赏，便不会因片刻的停顿而无暇一口气读完一部长篇视为遗憾，而恰巧因为这间歇能品味到小说的况味，使之如饮甘醇，在即将到来的阅读中兴趣频生。小说家非巧舌如簧之徒，他必须在自行创造的世界里游刃有余地自圆其说。小说的伟大与迷人之处在于虚构的力量。它使文字在凌空高蹈中变为了及物的活体生命，仿佛每一个字都有21克的灵魂。

《浮灯》的写作过程就如同上帝假作者之手赋予书中的每个人物那至关重要的21克，无论是从头至尾的角色还是匆匆一瞥的姓名，他们的出现都是人间现场的一个整体，都是我在小说中强调的区别于妖域的人间。所以也可以把这部小说视为对人间众生包括草木的还魂记。这是我的四部长篇写作以来首度的

开场白，我想把这个留给自己是因为觉得在此书完成之际感觉太不容易。事实证明没有一场战役是轻易便能取胜的，而失败则可能发生在瞬息之间，这就使我将对它的写作事先设置得异常艰难。在当下只有难度写作才是有效写作，反之则视为无效。我只是一个虚构者，一个在深夜加班以文字为砖石建构的民工。这部小说最好的段落都应该带有夜晚的气息与一些黎明的曙色或鸟鸣。

长篇写作不是体现一个作家的释放而是巨大的隐忍。即使汪洋恣肆如《清明上河图》，也是精当细致的工笔刻画，他必须像米开朗琪罗举起锤与凿那样小心翼翼而独具匠心，下手却必须果断而准确，不能一锤下去就敲损了大卫的一角，而是把经典塑像从大理石中剔出来。这部书中着笔较多的人物有柳士龙、许大头、马晓朋、戴先生、蒋将军、程国伦等，小说里出现的人物有数十上百个，有的贯穿始终，有的只是一段，而还有的不过匆匆一瞥，其实这才是人生常态，偌大人间不是供几个人表演的舞台，而是众生的场域，他们千回百转又相互关联，每一个人中都有你和他的存在，人与人是相互映现的，互为影子与表里，一个人的命运便是众生的命运，众生的命运就是每个人的命运。为此《浮灯》有别于其他小说的人物设置，他们固然不是大卫，我也无意于以传统小说的使命来塑造人物，而是把他们视为众生的一部分，恰巧在一些时候涌出或呈现，他们的存在就其本质上与一闪而过的人物姓氏无别，都是交汇而过的匆匆人生。

对于语言我是痴迷的，仿佛语言里面藏着妖怪，我还是要

把她释放出来。尽管写作是筑一道阻挡生命衰朽的堤坝，但还是要以平常心来看待每一部长篇的写作，尽管都呕心沥血，但它是否出色，无须断言过早。倾全力而为之难道不是一个作家该履行的天职么？好在我完成了这一部，在它的写作过程中我不敢稍有懈怠，我已拼尽全力。但愿上天能赐我更大之力，能进入下一部期待已久的篇章。只有坚持不懈，没有别的办法。

2017.6.28



目 录

第一部 东晋本事·五花剑\1

第二部 民国散事·寡语者\83

第三部 现代遗事·瘞剑柏\185

第四部 当下逸事·龙沙\255

后 记\341

第一部



东晋本事·五花剑

蛟人从水出，寓人家，积日卖绡。将去，从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满盘，以与主人。

——〔晋〕张华《博物志》

第一章



第 1 折

柳士龙第一次看到白色的荷灯，是在当垆妇酒肆后门的河水上，当时他还是一只不谙世事的小蛟。每天喜欢在那里嬉水，接受妇人抛到河里的食物。他对当垆妇不无好感。只是没想到她前屋的酒桌上常有一个莫测高深的道士来饮酒，每饮辄醉，每次皆以鲙鱼豆腐下酒。鲙鱼是没有鳞的，裸着身子，传说是杀了人的人死后转生。没鳞的鱼犯淫，驱鬼请神禁食此鱼，不然法术自破。而这个红脸大脑壳的道士全不顾禁忌，只管吃喝得痛快。醉了便嚷着要将一支木头剑押在妇人那里抵酒。

有一回，道士忽然说：“妇人，你这里有妖气！”

吓得柳士龙赶忙闷下水，溜出老远，泅至大江之上，才冒出头来。其时星辉在天，波光皎洁，一片宁静。

他仿佛又看见那叶荷灯在星光下向他幽幽游来。

江面上如同一幅水墨画，很不真实。多年以后，他仍然记得这个场景，似幻似真，使他如同活在一个梦里。他一度怀疑自己是当垆妇人梦里的生物，他对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一直没有停止过疑虑，不真实的感觉如同一种他人对自己的虚构。谁是对自己的虚构者呢？柳士龙是从第一个遇到的人——当垆妇开始怀疑的。

当他受到饮酒道士的惊吓之后，就仿佛逃出了妇人的梦，疑虑之心渐渐被来自外部的恐惧所替代。漆黑的江水仿佛变得又硬又冷起来，像一把给他带来危险的刀，他早晚想到岸上去过生活。

柳士龙第一眼看见这个世界的时候，发现这个世界是妖异的，他也是妖异的，如同一个满眼迷幻而万象虚生的戏台。只是这个戏台很大，仿佛大得没有边际，分不清台上台下，白天黑夜。也就是说，台上台下与白天黑夜都在演戏。众生都如同是被戏台幻变出来的，是戏里的无中生有，而戏台又不断提醒并说服他让他感到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它既不是繁华一梦，也并非空洞幻景。

人世烟火生了又灭，灭了还生，而万物山川则陈旧如戏台布景。你变灭了去，万物还在那里，山川如故。雁南飞，背上扛着两把与空气搏杀的刀。季节轮回，雁阵排作人字的形状，既清晰又飘忽，恍若写在天空的一纸刀裁出来的锦书。湿蒙蒙的清晨已然开始悠悠醒转。豫章古城此时还没有从昨夜的酣卧中完全睁开眼睛，万寿宫陈旧而暗红的木门吱呀一声裂出个缝隙，小道士像个薄薄的纸人从门隙出来，回头费劲拨出个大得与他瘦小的身体不相称的木桶。他睡眼惺忪，拎木桶走到潮湿而滑溜的井栏边，蟋蟀还藏于石缝里发出鸣唱，微风带着河流的腥湿气味在四处游荡。小道士一手将木桶放入井口，一手拎住系着木桶的新搓的黄草绳，让其顺青苔滋生的黑乎乎井壁往下滑落。井下漆黑如墨，可以看见深处井水偶尔泛起的幽光，像盘踞巨蟒的乌亮的脊背在蠕动。小道士心不在焉地打了个呵欠，一句浏亮的鸟叫，他转头，一面色晦暗老者不知什么时候站在身后。老者悠悠地说：“别到这里打水，井里有妖气。”其声干涩沙哑，像一把锯子在他心头锯了一下。小道士手中绳头一松，水桶松手掉入井底，只听到井深处传出的闷响。这一幕千百年来大同小异地上演过多少次了，已不能胜数，总之，小道士长大后变成老者，他又可能去提醒另一个小道士，只要万寿宫在，那口井在，就会不断有小道士去打水。而井底究竟有何妖异，谁也没见过。井底的气息柳士龙是刻骨铭心的，它已成了保留在柳士龙感官记忆里的重要部分。

他不是人，他自称姓柳，名蛟，字士龙。

他从井底出来后，一直以人的面目在豫章晃荡了很多年。《说文》上称：“蛟，龙之属也。池鱼，满三千六百，蛟来为之长，能率鱼飞置笱水中，即蛟去。”民间只相信蛟是古代传说中一种能发洪水的怪物。我是谁？柳士龙也常常自问。那

么多生物学家和哲学家一直在对蛟进行研究与思考，始终说法不一，一直没弄明白，即使上天与人间都把他视为妖孽，他仍坚信自己是蛟人。能变化为不同的外形，并且有一些胜于常人的能力，但是跟神不一样，跟人也有差别，他是古老四时轮回的豫章山川草木的生物。四野的风，在赣江两岸吹来了天文地理与俚语野唱，又吹肥了草木牛羊，吹得游丝拐着青青白白的炊烟往蓝空里钻，也吹来了妄图青史留名的人，他们以修仙悟道之名，在山头或城中盖起了寺观，四时的香火供奉着传说中的神祇。缭绕的青烟仿佛向上天报道人间的消息。

豫章有个叫龙沙的地方，是江边一片寂地，据说常有蛟人从那里上岸看夕阳，看着看着还会落泪。蛟人是忧伤的。

柳士龙没有遇上梅丽娘之前，对自己干的营生是羞于启齿的，那确是与打家劫舍的匪盗毫无二致，甚至还更凶狠，他是祸首。他能兴风作浪，然后虾兵蟹将一哄而上，把载钱载粮载货物的船只一掠而空，官船也罢，商船也罢，民船也罢，遇上了，就不放过。

可他杀人，不杀！这是规矩。尽管劫掠过程中有人殒命，那是或落水溺毙，或吓破了胆丢了性命，却不是为其所杀。柳士龙不屑于那种杀人越货的勾当。他承认是船家害怕的祸害，在赣江九洑十八滩和彭蠡流域，确曾兴风作浪了一些年，为人所忌，沿岸的船户起帆前都要焚香祷祝避开蛟精求得平安。官府一度动过出剿的脑筋，但由于柳士龙神出鬼没，法力不可琢磨，也就知难而退了。货主船家有时会请当地的驱魔师来护卫，但那多是冒牌家伙，也有胆儿肥，武艺高的人，怀着斩妖除魔的豪情找上门来，皆铩羽而归。他们应该明白，柳士龙确实不是一般湖匪河盗，不是，他是妖物！妖过的日子在人看来是到处为害的，他却是漫无目的，神出鬼没，不可琢磨，像水上光影去留无迹。而那些活在城里关巷间的人们，竟像一个个漆黑的影子，穿着臃肿的衣服蝙蝠似的跑来跑去，他们奔跑的动作敏捷而张扬，那些宽大的袖子和袍裾把黑色的影子留在光天化日之下，令柳士龙常生诧异之感。

柳士龙出没的豫章城，位于赣江南岸。云席舒卷，花瓣颤动着空气。随处可

见枝叶繁密的树木，这种树木人称豫樟。豫的原意是指象之大者，引喻开来即是宽阔，舒展。而在豫章是专指这种又粗又壮的生长很缓慢的树木，其密叶虬枝，状如一座秘密而古老的空中城堡。章是章江，章江与贡水交汇成赣江，赣江流入彭蠡，至长江，是大地的古老动脉。柳士龙最初所在的东晋时期，后来的鄱阳湖尚未形成，只是一片平原洼地，西为海昏，东为枲阳。海昏的上游水出自西山，漫延为豫章的大湖。豫章这地方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枝杆粗大密叶如盖的豫樟树，一是河流甚广，水系丰沛，尤以章江为最。豫章郡设于汉高祖年间，下辖十八县，郡治就是豫章城。

如果说彭蠡是江右诸水之母，那么赣江便显然是江右诸水之父。抚河、锦江、修水、信江、饶河等河流都是波光粼粼、无与伦比的妖孽表演的戏台。最早在这条江上兴风作浪的是传说中的蛟精，一种人们至今只能在幻想中见到的妖孽，而据说这种蛟精上了岸就能变成人，尤善于在阴雨天气从城市水井里冒出来，混迹于街市闾巷中，人妖莫辨。第一个能在赣江上与蛟精叫板的人，是一个辞官不就而归真的落魄道士。当他在豫章城里的梅仙祠做道长时，手下有了十二个弟子，这使他跟蛟精叫板更有了底气，后来他就成了江右福主，豫章保护神，令万人膜拜的万寿宫供奉的许真君。

豫章城在那个年代，还真是水城，到处都能看见布满褶皱的流水，犹如绸缎般闪烁。水路从赣水入抚河进枲门可直入城内，城有六座城门，南面有两座门，一是南门，一是枲阳门，西面有两座门，一是枲门，一是昌门，东北面各一门，以东、北为名。西出枲门数十是云遮雾绕的西山，山中怪石嶙峋，树木森森。而城内大街小巷中有的古井也能通至江里，所以有时薄暮时分或雨天，从街巷的古井里冒出个人影来，也是可能的。



鱼妖图

有人大白天坐在自家门前，挥刀宰一筐滑溜似蛇的鳝鱼，手起刀落，晚上就有鳝鱼铺天盖地般地找上他的门来。

也有人眼睁睁看见三年前战死的郎君手捧野花进了与新娘别前共寝的婚房，人跟进去，什么也没有。城东王老汉到后院茅房撒尿，每回都见树洞里有张美人脸朝他媚笑，后来王老汉的长子用锄头打死了一条盘踞老树多年的蛇。

柴步门入得城来，尘土飞扬。匠人、商贩、卖艺者比比皆是。铁匠、木匠、棉花匠、银匠、铜匠、画匠、石匠、雕刻匠、钉马掌的人、磨刀人、剃头的、贩马的、裁缝、皮匠、鞋匠、算命的、风水师、编筐的、炸油饼的、变戏法的、说书的、耍猴的、放风筝的、做糖人的、摆地摊的、赶车的、搓绳子的、卖布的、卖种子的、卖菜的、卖肉的、卖菜刀的、卖年画的、写对联的、写状子的，数不清的人，聚集在一起，也就吵吵嚷嚷，如百蝇入耳，人声鼎沸，哪一样不透着世俗烟火与市井气息，不令人倾心迷醉其中。豫章仿佛是座人妖共生之城，那个时代也是人妖共存、人妖共生的时代。

妖仿佛可以变人，人也可以成妖，尤其有很多人热衷于修道成仙，拥有很高的法力，以此镇住妖，而妖总是想方设法来躲避这样的道高之士，这种人总是很难缠，柳士龙自然也不愿遇上这种家伙。但他命中又注定与这样一个难缠的道士共生于世，好像他的存在就是那个道士在这个世界上运用他的法力的理由，道士是以柳士龙的存在来证明他的价值的。这个道士是豫章西山人，姓许，名逊，都叫他许道长，后人又称他许真君，熟悉他的人只叫他许大头。

许大头的厉害处在于他修道术时拜了一个好师父，是个容颜不老的道姑，人称谌姆，不仅教会了他三五飞步之术，还传给他一支五花剑，和一套正一斩邪剑法。那把剑就成了妖的克星。只是剑只有一把，乱七八糟的妖却很多，豫章一带蛟精鱼精蛇精猖獗，许大头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东家请，西家请，百十里外也慕名来邀请，许大头分身乏术，只有让弟子代劳，有的弟子法术不济，出手露丑不仅妖未除成，反遭戏弄，还是跑来要请许大头亲自出马，且再三叮嘱，要把五花剑带上。除妖得成，人备了酒席庆贺，把许大头敬得脸红脖子粗，若是得手，事后还能跟壮硕的村妇躲到野外酣畅地云雨一番，然后头上挂着草楂满身酒气回